

# “浓缩阅读”并非博览群书的捷径

□星文

不仅咖啡可以浓缩,读书也可以。最近,一款名为“getAbstract”的在线浓缩知识文库打着“浓缩知识,化繁为简”的旗号悄然走红。一套大部头的作品,在线文库可以给你浓缩成最精华的句子,让你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对整本书概览性质的阅读。不少网友表示,这样阅读节省了很多时间。但也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一页一页翻书通读的乐趣再也找不回来了。

庄子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其意是说,人生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的人生追求无限的知识,是必然失败的。而“浓缩书”的出现,貌似就是为了解决“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难题。有阅读过“浓缩书”的读者就表示:“看了几篇书摘,果然挺有用,短短3-4页的篇幅,基本提炼和浓缩了原书的观点和精髓。看完书摘后,基本可以冒充读过此书了。”“对于管理类、学术类书籍,书摘很好地起到了简化步骤、提炼精髓的意义。”可见,在工作与生活节奏加快的今天,“浓缩书”还是有其现实需求与价值的。

这种“浓缩书”的形式最早出现在罗振宇的“得到”APP上。在“得到”上销售的电子书,都不是整本书,而是一本书的主体部分,罗振宇称之为“干货图书”。结果这种“干货图书”一

经推出大受欢迎,许多原本卖不动的滞销书,一经这样“干货提纯”立刻成了畅销书。很多读者认为终于有了一口气看很多书的成就感,网上还有不少人晒出“成绩单”,每个人都好像是博览群书的阅读达人。

对于“浓缩书”受欢迎,业内人士认为原因有二。其一,读者买到一本书,真的不一定会全部读完,泛泛读后束之高阁的情况很可能发生,再加上现在工作压力这么大,读者越来越没有时间去好好地读一本书。其二,在每年出版的成千上万种图书中,有一部分作者对书籍内容大量注水,本来一万多字能搞定的内容,被作者用冗长无趣的材料硬生生铺成了十万字。一方面是没时间读,另一方面是担心读了会浪费时间,但是不读书又会给读者造成一定的焦虑。在这种情况下,“浓缩书”显然缓解了这种焦虑。

但是,“浓缩书”算得上是真正的阅读吗?显然算不上。比如一本名为《偷走快乐的五大盗贼》的书,就被浓缩成了“导读”与“要点”等部分,“导读”部分仅相当于一段内容提要;而“要点”的内容不超过十句话。阅读这样的“浓缩书”,仿佛只是在浏览原著的内容简介与目录,恐怕连皮毛都了解到。虽然可以方便没有足够时间阅读的读者,但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一些“浓缩书”还提供了“要点速记”与“方法归纳”,替读者概括好需要的内容,似乎只是为了帮助读者完成一些阅读任

务。

正如一些网友所言,将一本书的主要内容整理成一篇“干货”,让几小时才能读完的书变得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就能读完,根本体会不到阅读乐趣。阅读看似简单,实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阅读中想象,在阅读中思考,这样的阅读才有收获,阅读时间是阅读质量的保证。而阅读“浓缩书”,比排斥想象、排斥思考、不求甚解的“快餐式阅读”还功利,还浮光掠影,这样的开卷又有多少益处?何况,“浓缩书”若不是作者亲自浓缩的,就可能有错误,或和作者的原意图不符,这种书可能会限制或误导读者对原书的理解。

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能够“浓缩”且达到读者满意的图书,或许恰恰是那些水分较重的东西。比如一些“鸡汤”类、方法类、说明类、管理类图书。有媒体记者在“getAbstract”注册后浏览发现,该网站浓缩的图书确实主要是这几类。这也值得这几类图书的编撰者思考:当你们的图书适合通过“浓缩”的方式来浏览精要,是不是应该节约一些笔墨?“快餐式生产”势必带来“快递式消费”,“浓缩书”的出现,恐怕也有“快餐书”的功劳。像那些厚重的文学作品,书摘类网站想要“浓缩”以迎合一些浮躁的读者,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

说到底,“浓缩书”就是一种文化快餐。快餐可以偶尔食之,但是吃多了也会消化不良。

【读书有感】

## 是谁刺杀了《骑士团长》

小说家村上春树曾说过,“时间在创作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长篇小说‘备料’至关重要。”继2009年《1Q84》之后,他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问世。近一个月细读过这本书后,我顿悟,本书是由战争之痛上升到人性之痛的层面上,“我”在自我救赎中找回生命尊严。

用一句话概括这部引人入胜又充满悬疑色彩的长篇作品,就是“被侮辱与被伤害的人”。小说由第一部“显形理念”篇、第二部“流变隐喻篇”构成,笔法极为巧妙,如剥洋葱般层层递进,讲述以画肖像画为生的36岁的“我”遭遇婚姻变故,“就像大型客轮在大海正中转舵一样开始了缓缓的转折”,结婚第六年妻子柚爱上别人,“我”开车在小镇之间放逐。后来住进美术大学同学雨田政彦的父亲雨田具彦在山顶的旧居,三个月后偶然发现藏在阁楼里的一幅撼人心魄的画作《刺杀骑士团长》。紧接着,邂逅谜一样的邻居、白发富豪免色,这期间发生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初读的过程,我对时不时出现的黑点符号隐喻、理念、洞口以及骑士团长、长面人等充满好奇,不禁追问:“骑士团长”是谁?是谁刺杀了“骑士团长”?

小说的线索是一幅画,知名画家雨田具彦藏在阁楼的《刺杀骑士团长》,“我”发现并打开这幅画,经历了奇幻穿越之旅,最终又亲手结束了这一切,形成一个闭环。这幅画的题目取自莫扎特歌剧《唐乔凡尼》的开头,主角唐璜欲非礼未婚女唐娜·安娜,身为骑士团长的安娜父亲现身与唐璜决斗,最终被唐璜刺死。雨田具彦将这个场景“翻案”为日本飞鸟时代的日本画,画面左下方还有个长面人从地底探头而出,这幅画就像一把连环锁,锁住了很多谜团,又在现实中牵扯出一连串的奇遇。

不难看出,书中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程度的心灵创伤。这些或锥痛或阴影的生命之痛,最终都在雨田具彦《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中找寻到释义或突破口——他以作画的形式埋葬难以言述的耻辱与痛苦。可以说,这是村上春树前所未有的集大成之作,是他回到原点再出发的个人自画像。

触及日本侵华这段历史,在村上春树的《寻羊冒险记》《奇鸟行状录》中就有出现,而在本书中,雨田具彦的画作也是源自触目惊心的血腥场面,关于一个家族的灵魂之痛: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正在读大学的雨田继彦(雨田具彦的弟弟,雨田政彦的叔父)被抓进部队,送上运输船带到中国。“一个除了弹一手好钢琴别无他想的二十岁青年被投入死尸累累的南京战场”,他被砍杀俘虏,一直砍到习惯为止。返回日本后他在阁楼上自杀。弟弟的自杀给雨田具彦带来巨大精神创伤。“我”通过雨田具彦的画作、真理惠和已逝妹妹小路的帮助、妻子柚的梦境、免色的搭桥等,找回丢失的自我,重新回到妻子柚的身边,接纳她的女儿室,在她的成长中植入相信的力量。所谓“相信的力量”,是爱与悲悯,这也是捍卫正义、牢记历史的精神内涵。

“暴力,就是打开日本的钥匙。”村上春树曾这样说道。不得不说,这部新作意蕴极其丰富,很难一下子读懂。村上春树完成了以前元素的总决算,并“将肖像画文学系谱翻案植入日本文脉”(日本翻译家鸿巢友季子评论),在挑战社会黑暗和反思历史创痛时,转身朝向自己,深掘内在罪恶,追求生命尊严。这种罪恶不是汉娜·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而是历经平庸之恶后的精神麻痹,通过四幅画作抵达内在深渊,完成灵魂的拯救,亦是一个国家历史记忆的唤醒和反思。这部作品的积极意义在于精神疗愈,找回自我,在自我修复中铭记伤痛,牢记昨天。

# 很多女性励志剧其实是个伪命题

□思琪

【荧屏背后】

作为2018年第一部爆款韩剧,《迷雾》一度在豆瓣上获得了9.2的高分。这是一个女人想要靠自己的心机、能力和实力获得成功的故事。剧中新鲜陌生的中年职场女性形象得到网友们的极大关注,同时也引发思考:我们的女性励志传奇如同流水线复制一般高产,为什么却总是难以逃出玛丽苏“被爱和被救”的窠臼?

2011年现象级作品《甄嬛传》的大火,为电视剧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曾拍出作品《渴望》的导演郑晓龙,20年后,他镜头下的女主角从完美女性刘慧芳滑动到了“不完美”的甄嬛,大家回过头来才发现,一直以来刘慧芳式的女主角只是男性视角下理想女性的化身:她们逆来顺受、温驯善良,原谅是她们生活的底色,能吃苦则是基本技能。而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视角介入到自身欲望的书写中,讲述女性个人成长的励志剧正是其中一个重要阵营。

坊间把这一类剧叫作“大女主剧”。其实,对于什么是“大女主剧”目前尚未有一个官方定义,但如若只是简单地指称女主角的戏份比重大的影视剧,未免有些流于字面。在笔者看来,“大女主”一词更多地是对女主角气质的提炼,进而影响到剧集的架构:女主角首先只是她自己,然后才是谁的妻子、女儿、母亲、挚友,她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只属于自己,重要的是自由的意志和痛快的生活。对于真正的“大女主”来说,爱情是你对我忠诚、我



全心回报,除此之外,别无妥协,更不是爱上征服者的游戏。在此基础上剧情的广度能够被打开,女主角们朝向更大的世界和更丰富的体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在这个意义上,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大女主剧”本身似乎都成了一个伪命题:女性的成长指向了最终的“天降一个男主”。如果说在“白莲花”审美时代的男人认为女人不能有欲望和野心,那么现在的男人却认为,女人只有通过男人才能实现欲望和野心。无论是甄嬛还是武则天或者楚乔,在这些大女主剧中她们都有着同一副面孔:爱情至上主义者。权力不是她们的目的,只能是工具,她们想要的是通过权力得到爱情。一旦情爱之路被阻绝,她们被命运所裹挟、被辜负、被逼为强,只能踩着爱情的灰烬往上爬。但这又马上成为她们的“罪与孽”,她们的结局只能设定为无边的苍凉与孤寂。

或许,在一个古代宫廷背景下讲述女性的自强,难免会有诸多局限。那么,现代题材的“大女主剧”呢?让人失望的是,也仍旧被笼罩在男权文化的阴影之下,职场上“女强人”和“男人婆”之间的界限是模糊而暧昧的。她们在男性主导的领域里厮杀,靠实力占有席之地,成为行业传奇或是业内翘楚,却总被展示成没有生活也拒绝爱情的“女魔头”,情感上的缺失或性格上的缺陷成为设定上的“必然”。《欢乐颂》中的安迪最初的人设正是如此,在第二部中更是被矮化为只能被动接受感情的“娃娃”。

职场只是一块背景板,“杜拉拉们”追求的早已不是升职,而是追婚恨嫁这一古老命题。故事总是从她们的奋斗开始,在她们拥抱爱情、回归家庭处结束,仿佛只有如此才算是回到了“正轨”。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自我价值不是在自己的工作中、而是在爱人那里才能得到确证,安身立命之本又被拖回到情感的漩涡中,职业反而成了锦上添花的“挂件”。

从《甄嬛传》伊始,《芈月传》《大唐荣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楚乔传》《那年花开月正圆》……观众对屏幕里处处“开挂”的“大女主”们已经开始感到疲倦。我们常说,好的文艺作品,或者与时代同步,在其中观众能够照见自己;或者先于时代,满怀对成长的憧憬。我们需要真正的女性自强的文本,去鼓励更多的女性在浪潮中继续勇敢前进。只有当女性拥有精神上的强大、独立和主见,才能说是真正的女性主义。

□钟倩